

元稹唐柳先生文集

咫進齋藏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能選歸江淮詩序

稱一本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顧

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柳下惠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孟子贊之今吾皇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

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滄隨之養滄息有切

息委切乏庾釜之畜逼迸無成逼筆力切東轅淮湖雖欲脫

細故於曾中味道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怕父子當射我

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

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

昏瞽同知善不言與聵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

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音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留信次左莊二

為信過

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祇肅出

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并日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術術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辱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各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

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用是愈
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
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
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
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
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解序

柳解音解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正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
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一有不為尚書吏
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為宗元
部員外郎登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為禮
為膳部郎中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
自吾為僚人僚即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

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解解解厚才諛數朴有裕若器焉必
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
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其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
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
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
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子厚舅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
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後漢盧植孫人植子毓兄弟三人
咸為帝者師元和姓纂盧諶子偃子昭子曾孫靖子
帝師房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一本弟下廣
而不肆巽而不懼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
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子南服來

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第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掙抑無告切以吁而憐者吁一本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忡忡詭音怡忡音中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馱梁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垌野雅邑郊二外謂之林二外謂之垌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謂之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眈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感在其內者也彼

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古今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直一本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作有一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作好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崔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
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菱蒲藻騰
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
其故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
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
若无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
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瞻直陵丈證不知
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无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
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
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去豈越
趙湘中趙千資切為顛顛客耶顛顛字余既委廢於世情
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
溪曰冉溪一作本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竊為
古有愚公谷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明今予
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斷斷然子世家云殊四之
開漸不可不可以不更也更平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
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
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
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
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坻與同音大
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肖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
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
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
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
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激滌萬物牢籠百態
而无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婁圖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
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一本
作故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无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
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

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
下一本有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
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益石
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
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
顯氣之始間歲元克已字入姓由柱下史亦謫焉而來無幾何
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
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
以觀鄭志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事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詩序使
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
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

牛馬之飲者按子厚作鉗鉗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飲于溪離坐其

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幸籌之

十寸者二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湫不止于垣音隄小不沉于

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

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本衆皆據石本

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

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痲部韻切腹內結痛不能食酒至是醉

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振

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

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

數亂述而為密者數音音辨樂今則幸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

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亂述而密簡而同

肆而恭術術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

序某

序飲序其某題云此一篇占本或有或无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游子厚二弟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

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某二十

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

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

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

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惜焉慄一本亦

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

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彼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其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叙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道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上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其述而尤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除直慮切去也斯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包山一名振澤在震澤中若在大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楚大夫鐘儀囚于晉與之琴操南音越人莊賜仕楚而病王使聽之果作越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詩序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向去聲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

伯華鞮音題晉別縣叔向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

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猶一作

由字左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又稱伯華曰多聞內

植植家語云其為人也多聞而難誣內植進退兩尊榮於策書

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韓

第泰字安平貞元十一年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

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厚重與直道為伍嘗又

著書又字一本作績文一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

實澹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

將焜耀於後矣焜胡切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見者咸

出祖于外天水趙某信字一本作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

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

經以後經以六字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

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

元豐二年李集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

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崔元翰字于衛尉于邵字相

與稱其文眾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以而又有是

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即謫來零陵觀婁君猶

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

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

也不則厭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質為資質音茂博易

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

請朝夕屈折於怕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

而姁媮

媮將侯切莊子云卑陬失色媮音虛又呼句切媮音俞

偷一日之容以售其伎

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

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

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

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不能一本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

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

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二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

心者未克令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

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

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趣去婁君智可以任職用

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

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

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

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大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竟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竟舜孔子之道唯

恐不嫌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嫌雖天其誰悲今

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

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又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

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

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

侂乎理外侂苦良切務新以為各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

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

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一本者字御史中丞崔公永州

能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侯食

以一本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辭去揮散而成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爲太李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曾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猶云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

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一作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怕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怕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子史觀老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揚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李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躡其道一有字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表與音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守一本作存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縣名屬零陵郡觀九疑下

離水離力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

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馮音馬首憑愬蜚廉蜚伯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二十三年遊

鄉黨入入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

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及見

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為今之世

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

取諸史羣子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詖行未嘗

怪其居室惛然惛絕也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

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美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己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

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置也則行行不苟之也往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各遂祿貶言見疵於世亦亦賈君何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己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泰為窮君子烏之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為高其學浮圖不能原慤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息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異夫假託為者也薛道州劉蓮州薛伯高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劉禹錫集

有送僧方及南

夫豈貧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

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

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

昭之徒皆時之選昔曾稽支遁字道林與謝安石王羲之字逸少及孫綽許詢等遊處又桑門釋

道安自北至荆州与習鑿齒相見又庐山慧遠法師送陶元亮

陸脩靜不竟過虎溪因相与大笑又守桑門慧休姓湯氏与

射靈運之孫謝超宗來住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

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忘其

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

而西驅錫逾紀而秦人蒙利者益眾雲代之間有靈山焉雲

二州名靈山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西土天竺國鷲音就佛而往解脫者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

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各之解脫去

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

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後西土振塵胡陞將欲與文

殊不二之會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

公吏部侍郎夏官韓公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揚公劉

公顧少連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擊齒之才皆厚於上人

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

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

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緣喻服勤

聖人之教尊禮淳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比毗志薄必上人之

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被之贈被古得切釋

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迫躡迫躡一本作迫偉長德璉之述作

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本依志字動志出左傳襄公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水川龍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

吾自幼好佛一作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

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

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且不得

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諭其意推而大之逾萬

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

字與世同辨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駁則泥而皆

存者泥夫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吾

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

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

中書未詳其人洎子西常州伯与暨同常州刺史子西簡中書見

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御史中丞柳公諱乃子厚之叔父焉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謝南觀祭使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社士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者一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居一作群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此言音余與浮圖遊此言音也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

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黑申韓之怪僻儉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反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少子由余戎人後歸秦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印之綴軋於黑切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食而居泊焉而無求則

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遂遂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此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師序嵩胡老切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元讎師居武陵嵩首浩武陵鼎州有年數矣與劉游父且曠持其詩與引而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无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異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一本作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訛者王予也從見切又音但弛縱意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意於元嵩師吾見其不

違且與儒合也元嵩陶氏子其上為通侯晉陶為高士為儒

先一本下有生字資其儒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

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琛丑林切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般若切經之大莫極乎涅槃涅槃切

本作道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

湯盪舛誤舛切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

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

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觀此二觀名之二書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為之言

送文郁師序子厚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之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遊而之釋背笈及業切自書箱也懷筆續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脩脩及辨一切態搜伺隱隙與隙同登高遠望樓愴超忽愴楚切被緇文茹高岸志終其始訓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挈切楚僻性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界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師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狷古關古紆舒以縱也獨其狀類不一也有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

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山泉山之幽也閉其志而由其道以
遜而樂足以去一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子來故於其去
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其教廣
教戒於中國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
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為持律
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
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
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
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眾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
以植德本而上人不昧夏之一恩退讓者待之禮懇迫上乞
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止司員外郎劉公深明

世典通達釋教與上

合郎署之友詩以祝之

仁壽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

上人專於律行怕父其儀刑後李者歟誨于生靈蒙福其積眾德者歟觀于高堂親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
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指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
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左傳僖公三十年秦師出
鄭鄭商人遇之以乘韋
牛十二魯侯之贈後吳鼎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師贈晉
牛十二魯侯之贈後吳鼎
今餞詩之重皆眾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
禮而不敢讓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審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教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一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去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

為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
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
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采盛
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琴瑟夏擊之樂
簠簠綴兆之數籩音荀籩懸鼓者橫曰簠籩綴曰簠籩綴謂籩者行
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簠籩也切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音解俎豆醴尊之器醴側服切必繫
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
殺一本作殺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箏扞于堂下以修官
刑策也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
天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
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
埋燔音煩瘞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夏之物以時登
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二宮御廩

之實穀梁威十四年甸粟而制之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
三宮二宮米而藏之御廩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
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
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
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于祭統曰天子設四學
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曰入東學書入南學文入西
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傳篇曰
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
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
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
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民始疑于國子而降置五

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負位弥簡其官尤難非儒
之通者不列也四門掌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
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
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履楚之政令醫古雅切楚即荆也
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音眇也升於
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
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
賀知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
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
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者咸耻為學官至是
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闈中歐陽詹
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

立同祖

於

與武公同升於禮部

貞元九年

與歐陽生

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
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縣屬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十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
侯為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二縣幅
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
丞丞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
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
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黎之地
音詞秦作四十一縣黎美陽武公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為稷
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音切
音切其植物豐暢茂遂有拒杯霍叔之宜音切

漢水涯日實

其植物豐暢茂遂有拒杯霍叔之宜

音切

也和音不又乎韻方婦一切黑黍一將二米其在而錦切菽升六切大也也潘平權作在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壇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士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之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永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盤屋縣新食堂記盤屋縣音軌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

離散而不屬之欲切也凡其官僚罕或覩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其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校既修取其餘材以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齋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羨切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邊豆靜嘉一作禮嘉燔炮烹飪音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晉語悼公使魏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

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有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闕石大者戡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莅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元其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開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其備具遂命其屬書之子厚為監且曰由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碑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音輒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二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

執績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傳音其飲餼饋饋於諸韻字當作餼咸出於豐然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數贏音盈謂錢餘物也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切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一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

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

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

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

戎號令之用

一作令一本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

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船

使

船音白

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

一本作執秩拱玉稽

羈屬數萬里

一本外字

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一使之重

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

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闕階序開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

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

扶風公廉廣州

元和八年

且專二使增德以

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
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
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庠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本則赫炎
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
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
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
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
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
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元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轟
幢一作撞傳江切傳江切金節折羽旂旗獠獠咸飾于下鼓以鼗晉周禮鼗鼓
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
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蜚蠻睚眦就列者蜀音但唯火佳切

千人以上劔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豕互之物載側吏切大
狸莫皆切周禮鬻人注互物謂有甲沉泛醴盎之齊醴音體
狸物龜鼈之屬自狸伏於泥中者均飲于卒士興王
切齊才諸切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醕齊四曰盎齊五曰饔齊均飲于卒士興王
之舞服夷之伎擗擊吹鼓之音擗先結切亦作飛騰幻怪之
容宴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
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
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
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二年華元殺
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前漢本猶克稱能以里
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示後祀遂相與
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一本下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

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
邸以奉朝請邸一本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師唐興因之則
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
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主張
公為能張獻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
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作規高其閑闕壯其門
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
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
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實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
章而上謁音奔稽疑於大宰贊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
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
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
王宮九闕而不聞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

朗寧之能政也朗一本作明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
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感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一本作除
一本作茂茂功溢于太常一本作茂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
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
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
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五年

嗣天子順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興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

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實僚吏

屬將校卒十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

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違違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

人西一本作密密以刊山導江之事一本作密願刻巖石

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
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
一本无患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本无吾能知之

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按于成州按即過粟亭川踰室
并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

冬雨雪一作水潦于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音音音

切藁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

夫畢力音音音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

綿二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一作師本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

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

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由是轉巨石朴大木

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音音易

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

高下以殺湍悍殺所界切衰小之也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

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音音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

專力待殺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

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

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死徒充路徒當賴公節

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

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

武平刑議獄有衆不贖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

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扛梁以成一扛梁橋也人不履危若

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一作方而百役

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一本我下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

方廉教信讓敦尚儒學指擯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

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
大也一本无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
而受封國者矣矣一本作焉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官分此障
勤其官而水死也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
障其官而水死也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
西門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
用是用是不智也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子孟告公能夷險休勞以惠
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
用求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本
之與而愚之廢復怕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
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
愚莫大於悞且誣悞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
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難以出問之其
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
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迴去故塞之遵曰是非
悞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
吏羣吏叶厥謀一本无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
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一本无
字用賢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
也為之記云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字下有揚中丞作四字

弘農公刺潭二年

楊憲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因東泉為池

環之九里

一本作三里

立陵林麓距其涯坳

坳音

其岸之突而出者水滌之若玦焉

玦古切

池之勝於是為最

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

氏曰簡為堂而居之

一本而字下有今字

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

摩艦

戶黠切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潦廓眇忽樹之松柏

杉櫛

諸音

被之菱芡笑渠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

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

也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

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莊子莫不摠統以至

虛為極得受其豐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
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
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據幽發粹據抽日與之娛則行宜
益高又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頌其內又揚于時
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
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
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本州字下有
表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
為特異至若一鵞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
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
立四野署之左曰瀾水瀾水音瀾也水之中曰訾民之洲訾音訾也

姓也
音紫

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裴公

元和十一年裴公
在州刺史桂管觀察使

來莅茲

邦都督一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

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

吏登茲以嬉觀均長

作悠

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野移

于間壤

間音

伐惡木剌奧草

剌扶弗切

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

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

視其宜常所未觀倏然互見

倏音叔互

以為飛舞奔走與遊

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周禮夜考之極

南為燕亭延

宇垂阿步舞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

右列間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

含音一

昔之

所大蓄在亭內

亭一本

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

作偶

霧來助

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

以夜列星下布顯氣廻合遠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並古仙人各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闕闕音環潰市橋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日得之遂出於他邦須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瓌如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本州字下有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立之阻以面勢無構櫺節松之華構平碧切又音博社也櫺音盧社不斷椽不翦次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

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適延野綠

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本州外譙門上爲高

之樓爲麗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

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

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蒙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

豈獨草木上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

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辟編一作編以爲

二千石措法

永州萬石亭記

一本州下有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能來莅永州間日間一本登城北

墉臨于荒野藂翳之際書作藂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

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歌仄以入作仄一木綿谷

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基怒者虎鬪企者鳥厲

扶其兀則鼻口相呀扶切呀虛加切搜其根則蹄股交峙服

本作環行卒愕卒七設切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

榛歲於廢切荒蕪與穢同決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洄為清池寥廓

泓渟泓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音於茲地非人力也

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

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氏曰

嶺在官切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耆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

州藝是野眉危齒鯢危眉黑白雜也鯢音倪未嘗知此豈天

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

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又言曰懿夫

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置八為二千石既盈其數

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翠然起

於莽蒼之中萃慈血切以萃蒼沒切莽母黨切馳奔雲鼉

初六旦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陬侯切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

若星班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

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徵音周王之馬跡不至左傳周穆王

皆必有車謝公之履齒不及履一本作巖徑蕭條登探者

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子厚從兄柳以方牧之命試于是

邦夫其德及故信字信字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管徘徊

徇北山以寄勝槩迺塗槩音氣切作我攸字於是不崇

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兄弟

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極山頂也於是子揮絲

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

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王羲之則清湍脩竹蕪沒

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闔鎮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成斷鬱
堊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章使君三子

將為穹谷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

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峻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

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

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

山為城有石焉翳于輿草

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

墟羣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

行其塗積之立如蠲之瀏如

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畜則浴漾

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

盈一本作然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

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

漢有禮臣惟萬石君

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錄尚

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

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

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

塗

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

南觀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

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其月辨理

宿靈藏

辨音

宿靈藏

宿靈藏

千披露首服首音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

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音皋周禮以鼙鼓二役事

也雞豚糗醕糗立救許九二切熬米也醕思呂切漉酒也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

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

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坳

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瓊蕭條諸韻无此瓏字

切瓏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

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

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

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

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左

於野則獲謀於邑則不三十一宓子彈琴而理宓子亂慮滯志無

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

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

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

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